

第二十回 勞作苦役

話說惠能剛到東山寺，就在法堂上以人雖有南北，佛性本無南北之詞，回答了五祖的測驗考試，使五祖大師對他刮目相看。五祖大師對他這一注目，法堂內的眾僧可都暗替惠能捏把汗，一個個都目不轉睛的盯著五祖大師，看他如何發落惠能。他們絕沒想到這個土裡土氣的鄉巴佬，竟敢跟他們一向敬畏如佛的祖師頂嘴，一個個都等著，看看五祖怎麼發落惠能。誰知五祖大師聽了惠能這番話，反倒由衷的歡喜起來。他雖然弘法多年，徒弟、學生不少，可是像惠能這樣有智慧、這樣能發大心的學生他沒遇到過。這是何等的氣概，何等的莊嚴、非凡，真是人中龍鳳，當老師的誰不願得天下英才而教之。

他看到惠能那不卑不亢的神態，聽到惠能那句句契理的答辯，這不正是千載難逢的好僧材嗎？彷彿他鄉遇到了故知，他本想再和惠能論說幾句，可一看，門下的徒眾都在場。而且這些徒眾當中有許多聰明智慧者，萬一被他們聽出端底，必會招來某些人的嫉妒，給這位年輕人帶來麻煩，恐怕會引起障礙。我說到這兒，咱們有的朋友可能會想，出家人不都是很慈善嗎？怎麼還會有障礙、麻煩？諸位，出家人雖多，但追求的目的不等，不能排除有些人身在叢林，心還在俗世，身雖出家，心不入道。即便同為出家，但淨化的程度也有高下不等，既有入聖流的高僧大德，也有善惡夾雜的成分，良莠不齊，行事不一，卻是理所當然。故此優劣不能一概而論，就像一片稻田裡有幾棵稗草，那也是避免不了的。

五祖大師自知他門下徒眾淨化的程度不等，賢愚不同，為了避

免麻煩，竟看了惠能一眼：「你這個獼猴，口齒倒很伶俐，可是學佛是心上功夫，豈在口舌之能？念你千里而來，暫且收容於你，快隨著大眾去做事吧，以苦行磨礪身心，多多培植福德。」「啟和尚，弟子自心常生智慧，不離自性，即是福田，不知和尚讓我做什麼事務，願聽常住分派。」這惠能他倒不保守，當著這麼多人的面，把自己的老底給兜出來了。一般人的自心都是常生煩惱，有幾個人自心能常生智慧？他可倒好，說出來了，也不怕別人嫉妒他。

五祖大師一聽，一面替他擔驚，一面心中暗喜，恨不得立時就把這位奇才智者剃度門下。可又一想，佛門有規矩，凡是要來寺院出家為僧的人，首先得在寺院裡行幾年苦行，等磨礪得心誠志堅，方可剃度。再者，他見惠能雖然慧根深厚，聰穎善悟，但他不知道藏鋒隱銳，鋒芒易露。如果不稍加儆戒磨礪，任他縱唇逞舌，巧辯機宜，恐怕將來會惹起禍事。想到這兒，看了惠能一眼：「你這個獼猴，根性太鈍，不要再多說了，趕快到槽廠幹活去！」五祖說完，命寺院裡負責招待來賓的知客僧，把惠能領到後院槽廠。一般來說，凡是要來佛門剃度出家為僧的人，首先必須得在寺院裡行三年苦行，這三年苦行就是磨鍊他的意志，培養一種吃苦的精神。培福消業，你要是沒有吃苦的精神你就不能修行，就是世間的人，你要沒有吃苦的精神也過不了好日子。五祖讓惠能到槽廠去勞動，不僅僅限於此意，而且是更有深意，上上根人從下下處做起。

知客僧把惠能領到後院槽廠，交給替寺院管雜務的一位姓王的行者。什麼是行者？就是留住在寺院裡帶髮修行的人，叫行者。那個身分跟惠能差不多，只不過他比惠能來的時間早一些。知客僧把惠能不懂規矩，在法堂上冒犯五祖的事告訴了王行者。這個王行者早已發心出家，非常敬奉三寶，尤其對五祖大師更是敬仰之極。他一聽惠能是因為得罪了五祖，才派到這裡幹活的，心就火了。心的

話，你這個獼猴，真是目中無人，那五祖是什麼人，大法的傳人，你對他沒有恭敬心，那就是對法不恭敬，你對法不恭敬，還來學什麼法？想到這兒，他立時就火了：「你這個獼猴，蠻陋不堪，你想的倒挺美，不敬奉三寶還想出家？我告訴你，出家當和尚不是誰想當就能當的。出家人本人天之師，這當和尚既要相貌莊嚴，又要心誠志堅。看看你，破衣爛衫，蠻陋不堪，呆頭呆腦，你哪有那善根因緣，也許你那樣兒這輩子都當不了和尚。快點，好好幹活，出三年苦力，幹三年重活，把你那野性、蠻性磨淨了才行，否則你就別想剃度出家。」

王行者衝著惠能把眼瞪

叫聲獼猴你聽清

學佛不把祖師敬

學到啥時白搭工

欺師滅祖罪孽重

馬上贖罪去立功

馬棚天天要掃淨

劈柴舂米不能停

舂米要供全寺用

藏奸偷懶可不中

劈柴不准拿輕躲重

劈不整齊可不行

倘若你再敢撒野性

我可對你不留情

這王行者挺能欺生，聽他這意思這還算是留情了。五祖大師讓惠能到槽廠勞動，一是想藏鋒隱銳，不被人知，二是想讓惠能苦勞心身，完善他的心性，增益其所不能也，三是想讓惠能為大眾服務

，為自己修福。這叫真參實究，福慧雙修，想叫惠能學菩薩行，修菩薩道。偏偏這王行者誤會惠能，對惠能是心生反感，故意刁難，讓惠能每天都要劈柴、除糞、舂米。你想，一天要劈出全寺當日的燒柴，清掃偌大的馬棚，還要踏碓舂米。雖然惠能在家時候每天也要採樵售薪，也很辛苦，但畢竟是力所能及，可是現在他要承擔起這麼多的繁重勞動，可真是夠他嗆的。尤其這踏碓舂米是特別的辛苦，過去不像現在，有各種打米、磨麵粉的機器，過去都是用木石製成的簡單的搗米器具。尤其這舂米碓，那是一種借助全身的重力，用腳不斷踏動，使穀類掉皮成米的器具，特別的消耗體力。惠能每天起早貪晚，使出十二分的力氣，才勉強的把這些任務給完成。

這天惠能又在眾僧沒起之前早早起床來到柴房，他剛想劈柴，突然五祖大師出現在他的面前。惠能一陣驚喜：「師父，您起的很早。」「盧惠能，你醒的也不晚哪！我見你很有慧根，悟性極強，見地可用，恐怕你會招來別人的嫉妒受到傷害，所以才不和你接觸，不與你交談，你明白嗎？」「弟子明白，弟子也因此不去親近師父，但弟子心中有疑，求師父開示。」「有疑速說，我為你破解。」「是，師父，何為無生法忍之究竟？」「無生法忍無法可忍，破除了我執、法執，歸向中道，不退轉境界，非善非惡，無念無所不念。你能提出這個問題，說明你已經參透初關、重關兩個關口，如果你能體悟到不生不滅的境界，那你就已經通過第三關牢關了。你就大徹大悟了，心中自性彰顯，你就是佛，佛就是你。」「多謝師父開示。」「盧惠能，勞作苦役也是你的功德，你要好自為之。一個人能行常人所不能行，受常人所不能受，吃常人所不能吃的苦，才能勵志明心，修常人所不能修，才能有濟。吃得苦中苦，方為人上人，要為佛門做龍象，先為眾生做馬牛。你劈柴吧！我走了。」

五祖大師說完，趁著眾人還沒起床之時轉身離去。惠能每天仍是勤苦勞作，他本來就生得身材細挑，在這超負荷的繁重勞動下，竟被累得骨瘦如柴。為了增加體重，加大踏碓的力度，他在腰上拴了一塊大石頭，雖然很辛苦，可他不覺得辛苦，每天仍是任勞任怨。一個多月之後，惠能發現有人在暗中幫他劈柴、除糞，無論自己起的怎麼早，這柴火都被人劈的整整齊齊，馬棚都被人打掃的乾乾淨淨。惠能心想，這個替自己幹活的人絕對不是寺院裡派來的，要是寺院中派的，他會在大天白日公開來幹，何必在黑燈瞎火的晚上偷著做？我得留心觀察，看看是何人所為。

惠能他暗暗打算盤
是何人為我減輕負擔
我必須留心暗中察看
也好當面致謝將他攔
想至此早起將近凌晨一點
只可惜還是落在那人後邊
起早遇不上只好貪晚
非要探得真情解疑團
等至三更還是沒碰見
無奈收起工具回房間

無論惠能起多大早，貪多大晚，始終等不著替他幹活這個人出現，惠能工作勞累，也不能整宿的等。這一天惠能等到夜半三更了，還不見這個人出現，惠能知道這個人是有意的躲著自己，心想我把幹活的工具都拿走，他就沒法幹了。想到這兒，惠能把拉柴的鋸、劈柴的斧子都拿到自己的房間，回去休息。只休息了半個多時辰，也就是一個小時，東山寺的執事僧人就叫板起床，眾人各自起床去做自己該做的事情。

惠能起床，提著斧子和鋸就來到了柴房，來到柴房一看，當時就愣了，這裡面又出現了一排排整整齊齊的劈柴。惠能心想，半個時辰前這裡面還沒有，這個人一定是在自己離開這半個時辰內把這些柴火劈出來的，這速度也太驚人了。可這裡沒有斧子、鋸，他怎麼幹的活？惠能想至此，點上蠟燭仔細一看，看這地上既沒有鋸拉圓木掉下來的鋸末，又沒有斧子劈柴掉下來的碎柴片。惠能心想，奇了，他不以斧鋸做工具，是怎麼把這圓木截成斷，劈成柴的？難道他是傳說中的武林高手，竟能平掌斷木，立掌劈柴，真是太神奇了。不說這速度驚人，就這劈柴的方法也太神奇了，你看看這一塊塊的劈柴，大小長短非常的勻稱，擺在那裡整整齊齊的；屋中沒有鋸末子、沒有碎柴片，乾乾淨淨的。惠能覺得太神奇了，到底是何人，如此的神通廣大。